

她与他

狭路相逢

XIALU XIANGFENG



圣妖
作品

■ 将以深情，
许你情深。



上册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她与他
狭路
相逢

XIALU XIANGFENG



[上册]

圣妖
——
作品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她与他, 狭路相逢 / 圣妖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7. 7

ISBN 978-7-5552-5327-3

I. ①她… II. ①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72373号

书 名 她与他, 狭路相逢

著 者 圣 妖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 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5.5

字 数 48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5327-3

定 价 59.8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文学

目 录 [上册]

第一章	白食真好吃	1
第二章	入住九龙苍	26
第三章	吸引人的美	55
第四章	营救蒋小姐	80
第五章	刀尖上起舞	108
第六章	余爱已尽了	137
第七章	你是我的神	161
第八章	最美的遗言	188
第九章	陪她荒唐吧	221
第十章	蒋先生相亲	253



她 与 他 ， 狭 路 相 逢

目 录 [下册]

第一章 玷污的爱情	285
第二章 男人的眼泪	315
第三章 不如不遇你	348
第四章 最痛的重逢	374
第五章 怨她却爱她	404
第六章 变身王三花	433
第七章 惊人的罪犯	463
第八章 儿子和女儿	495
第九章 好好地爱你	528
番外 宠妻	557



她 与 他 ， 狭 路 相 逢

第一章 白食真好吃

刹车失灵了！

许情深的脚在刹车上踩了十几下，可黑色轿车仍旧如脱缰的野马般横冲直撞，她双手握紧方向盘，冷汗浸透了后背的衣物。前方信号灯显示红灯，她来不及打过方向盘，一辆奇瑞QQ就冲了过来。

剧烈的碰撞声撕开她的耳膜，安全气囊及时弹出。她感觉到车子转了好几个圈，最后飞过路牙石，在粗壮的树干上撞停。

不知过去多久，许情深听到有人在拍打车门，她被人拽出驾驶室，额头传来剧烈的撕痛感，睁开眼，看到一张熟悉的脸。

“姐！”许明川摇晃她的肩膀，“出事了，出事了！”

她忍着痛，脑子里最后的记忆就是那辆QQ车，她睁眼看向马路，眼前的惨状令她倒吸了口冷气——QQ车被撞倒在马路中央，车窗玻璃尽碎，一条挂满鲜血的手臂伸在窗户外面，朝天的一扇车门严重变形。

许情深刚要过去，被弟弟拉住胳膊：“你快走。”

“明川，快报警！”许情深的嗓音嘶哑。

“姐，你走！警察马上就要来了！”许明川推了她一把，“你听我说，是方晟给你的车动了手脚，他要你死！姐，快走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被撞的人肯定活不了了。姐，警察马上也会过来，车子是我开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去找蒋远周，在这东城，只有他能救我们！你快走！”

许情深被他又狠狠推了把，已经有路过的车辆停下来，似乎在拨打“110”，许

明川朝她看了眼，咬着牙说道：“我知道你难以置信，姐，上次你差点没命，就是方晟干的！能动你车的，也只有他，这儿有监控，我拖延不了多少时间，走！”

许情深的脚步在逐渐往后退，最后转过身，如亡命之徒一般飞奔。

她还年轻，不想被人这样无缘无故害了，更不想死。

跑出一大段路后，许情深躲在灌木丛前喘气，小心翼翼地看向四周。她蹲下来的影子缩成一团，心痛得犹如被劈成了两半。

许明川让她去找的人，她之前见过。蒋远周，东城蒋家的当家少爷，明川让她去找他是对的，因为他是方晟的死对头。

许情深躲了会儿，跑到马路上去拦车，坐上出租车的副驾驶座时，她不禁朝后视镜看了眼。

她没什么跟蒋远周谈判的资本，但她有这张脸，一张从出生至今被公认为最好看的脸。

蒋家大门口戒备森严，插翅都难进，许情深被挡在外面。

这时候，说不定明川已经被带走，她不敢往下想，便冲着挡在跟前的那名保安道：“你跟蒋少说，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，上次在鸿慈山庄，他给过我一张房卡。”

“你确定要我这么进去传话？”

许情深做出一副底气十足的样子：“是。”

保安上下看她一眼，转身进去了。没过多久，保安回到门口，居然真的放行了：“蒋少说了，在二楼的卧室等你。”

许情深快步往里面走，后面虽然没有猛兽在追赶，但她知道，前面只有一条生路为她打开。

来到房间门口，门是半掩着的，许情深没对周遭的一景一物做多余的打量，推门进去。

入目，是一个坐在床沿处的背影。身上的浴袍松松垮垮地落在男人肩头，隐约可见后背的肌肉轮廓。

许情深走进去，站在床边，另一侧的男人没有回头，也没说话。

她只能绕过床尾，站到男人跟前：“蒋先生……”

男人仍旧不为所动。许情深蹲下身，纤细的手掌放到男人大腿上。

蒋远周一抬头，俊目间流泻阴冷的寒，视线触及许情深的脸，忽然饶有兴致地盯着她看起来。

“鸿慈山庄，我们见过？”他手掌忽然伸出去，贴着许情深的脸往下摸。

她神经猛地拉紧，但仍然顿在那一动不动：“见过。”

“我还给过你房卡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蒋远周的右手握住她下巴，尔后往上一抬，优雅中带着风流之气。

许情深望了眼男人，他目若朗星，五官精致绝伦，镶着黑边的浴袍挂在身上。人本该在最最舒适的时候才会换上浴袍，可许情深分明觉得这个男人体内蕴藏着一头猛兽，随时都有苏醒的可能，危险至极。

蒋远周松开手，起身。许情深下巴处还留着被他捏过的痕迹，她迅速起身跟在他后面。

她额角淌着血，站在一片奢靡豪华房间中央的灯光中。

蒋远周在她身侧走来走去，他忽然点起手指，戳中她额前的伤：“这血是你的，还是别人的？”

她痛得咬住唇，往后缩了下。她不想浪费时间，定定地攫住他的视线，语气迫切：“我给你，你敢不敢要？”

“呵！”男人挑高眉梢，顺着她周侧走了圈，“你哪里来的自信让我要你？就凭你的脸、你的身材，还是……你的技术？”

她忍着痛开口：“就凭我是方晟的女人。”

蒋远周的脚步忽然顿住，一股压迫感贴近她身后：“方晟的女人，为什么来找我？”

“我刚撞了人，自己摆平不了。”

男人在她后面说着话，浮动的气息吹拂过她颈间落下的几根短发：“他不管你？”

“是他要我死。”

蒋远周再度攫住她的下巴，将她的脸别向自己。许情深额前抽痛了下，看到男人笑意漾开：“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他不要，我要！”

“好。”

“要是有一天，你发现让你发生车祸的不是方晟，你岂不是白白献身了？”

许情深的目光落在自己手上，看着那双沾了血的手：“我比你了解他，他爱自己胜过任何人，为了能往上爬，他可以肃清身边所有的人。”

“就这样的男人，你还跟着他？”

“反正我也没比他好多少，只是他的心……比我狠了那么一点点。”

蒋远周的视线从她颈间往下扫，伸出双手朝着她胸前而去，手掌犹如一把最精确的尺子往下走，握住她的腰，用力掐了掐，然后落到许情深的臀上。

她总算听到他笑道：“三围不错。”

许情深在心里冷笑，要不是个万花丛中过的人物，怎能摸起来这么精准呢？

“去洗澡，衣服不用穿出来了。”

许情深转身走向洗手间，将额头的血渍清理干净，再裹了条浴巾出来，男人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。等到许情深上前，他大掌一收，将她拉到自己跟前。

蒋远周抬起手掌，灯光从他的指缝漏过，透射出一张俊美而又无比阴邪的脸。他手掌忽然按住她洁白的颈后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我喜欢蹂躏人。”

她咬着牙，轻闭眼：“随便。”

话音方落，她便被重力推至跟前的大床上，随即被蒋远周狠狠压住不能动弹。她转过脸，脸已紧紧贴上男人：“只要让我爬得起来就好，别忘了，事后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那也要你受得住才行。”

许情深尽管已做足准备，但是经历过蒋远周的这一番折磨，她至少以后都不会无病呻吟了。

什么心痛得犹如裂开，什么心痛成两半，全都见鬼去吧！

身上的痛才是实打实正在承受的，她从不轻易掉眼泪，但她都想哭了。

为自己的劫后余生，为自己的任人摧残。

蒋远周起身的时候，许情深没能起来。

男人拽住她的手臂将她推到一旁，目光扫过床上的痕迹。

许情深不遮不掩：“满意？”

蒋远周捡起旁边的浴袍，慢条斯理地穿上：“知道方晟为什么要你死吗？”

她黑亮的眸子动了动，强撑了几下都没能起来。蒋远周忽然上前，膝盖压住她纤瘦的两条腿，俯下身将薄唇凑到她耳侧：“方晟没睡过你，怪不得要你死，个中滋味，真是不尝不知道。”

男人全身的重力都压在她腿上，虽然披了浴袍，身前却完全敞开着。许情深两腿绷直，轻抬目光。她因为方才的激战，喉咙早已喊破了：“蒋先生，接下来的事，就要你帮我了。”

“好说！”男人抬头朝窗外看了一眼，“夜色已深，留一晚怎么样？”

“不了，我弟弟肯定被警察带走了。”许情深尽量顺着他的口气说话，言谈之间，好像一对正在商榷的情侣，真是讽刺，“你看，能不能先帮我办事办了？”

“我若还想要一次呢？”

许情深摸了摸额角处的伤：“这事好说。你要真能拉我一把，你下次想要，我还来。”

他捏了捏她的下巴，瞧瞧，多么会说话的一张小嘴！只是这话听到耳朵里，他怎么觉得就没有一点可信度呢？

不过，罢了，他也乏了，许久没有这样酣畅淋漓过了。

蒋远周起身放她走，许情深从床上弹坐起来，先去洗手间拿了衣服一件件换上，

出来的时候，闻到房间内有烟味弥散开来。

许情深扭过头，看到蒋远周坐在床沿，偏着脑袋，修长的手指间夹了根烟，视线中充满了赤裸裸的兴味。

许情深手掌在裤缝处轻拭几下，满手心的汗水，蒋远周也不提怎么帮忙的事，她不甘心这么不明不白地走掉。

她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开口问道：“请问，你要怎么帮我？”

“在哪个路段出的事？”

“郭榆路。”

蒋远周俊朗深刻的五官未动分毫，视线中那恨不得将她剥光再来一次的兽欲明显未褪：“放心吧，我待会儿打个电话，你现在直接去警局接人。”

“好。”许情深转身，一把拉开房门正要出去，却被门口站着的身影吓了一跳。

她反应激烈，脚步猛地往后退缩，就差尖叫了。

门口的男人面无表情地朝她睨了眼，他年纪并不大，也就三十五六岁，只是满头灰白的发，也不知是染的还是天生就长成这样。

“你……你刚才一直在？”

男人垂下眼帘：“你进入这个房间后，我就守在这儿了。”

许情深一张白皙的小脸骤红，她可不认为这个房间的隔音效果有多好。

脸红归脸红，许情深不觉得有多见不得人，她将下巴抬高、脊背挺直，脚下生风，快步地走了。

男人走进房间，蒋远周站起身：“听得爽啊？”

“听着不如做着爽。”

蒋远周脑袋朝两边扭动，做了个舒适十足的动作。他来到阳台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许情深快步穿过院子，小跑着走到别墅门口。

老白来到他身旁，蒋远周弯下腰，两条健硕修长的手臂撑在象牙白的栏杆上，微风徐来，楼底下茂盛的树叶发出簌簌声。

许情深并没有立马离开，她朝门口那两名站得犹如兵马俑似的保镖看了眼，然后朝其中一人挨近：“我能问你件事吗？”

保镖目视前方。

“喂，你回答一句就成。”

蒋远周半侧脸沉浸在微微的光晕下，那双眸子被衬出如墨一般的黑：“老白，你说他们在谈什么？”

“不明白，完全陌生的两人能说什么。”

许情深似乎是得到了满意的结果，立马就离开了。

老白朝蒋远周看了眼：“要不要喊上来问问？”

蒋远周视线收回，坐向旁边的沙发上，老白转身出去了。

没过一会儿，那名保镖跟在老白身后进来，毕恭毕敬上前：“蒋先生。”

“她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“她就问我一句话。她说，蒋先生是不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。”

老白面色轻抽，嘴角也微乎其微动了动。好一声质疑，害得他都快忍不住喷笑了：“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老白视线在蒋远周的脸上逡巡，男人搭起长腿，由于披了件浴袍，大腿都露了出来。只是男人也有男人的性感，老白将目光移开了。

“我让她再陪一次，她说时间不够，倒有那闲暇跟个保镖去瞎扯。”

老白喉间滚动，但他是个憋不住话的人，不说不舒服：“蒋先生，您的再来一次，和她说两句话的时间肯定不一样。”

蒋远周不动声色睨他一眼。

半晌后，老白看看时间：“您需要打个电话吗？”

“什么电话？”

老白抬了下眼：“蒋先生，您……”

“老白，我平日里是不是个信誉极好的人？”

“那是，蒋先生人品一流。”

蒋远周双手交握，食指轻对几下：“我还真不喜欢事事都做一流的人。”

老白有些摸不透他话里的意思：“那边，要不要现在去打个招呼？”毕竟人都给你睡了。

蒋远周却摇摇头：“不急，偶尔一次吃白食，挺好的。”

老白的下巴差点掉了。

许情深仓皇逃出来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没带，没钱没手机，兜里剩下的几十块钱正好应急坐了出租车。她只能凭着双脚走啊走，估计走了得有个把小时后，她听到一串汽车喇叭声从身后传来。

许情深忙避开，却见那辆车在她身边停稳。她扭头一看，竟是老白。她心里瞬间明白过来，肯定是蒋远周派了车，让老白接了她亲自去解决那件事。

许情深走上前两步：“你好。”

老白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因为他觉得这事特丢脸：“蒋先生说……”

“蒋先生考虑事情真周到。”许情深赶紧小马屁拍上。

“那个，”老白右手撑向前额，“蒋先生说他没打电话，你现在回去，就是自投罗网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蒋先生还说，你应该回去盯着他打，他忘性比较大。”

“我——”许情深的心头犹如千军万马疾驰而过，她真是日了狗了——不不，她真是被狗日了。

司机下车替她将车门打开，她还能怎么做，只能弯腰钻了进去。

一路回到蒋远周的别墅跟前，不等司机有所动作，许情深直接推开车门下去。

里头的人谁都没拦她，她径自来到二楼。蒋远周已经换了套舒适的休闲装，往落地窗前一站，背影挺拔、周身轮廓清晰分明，莫名地令人不敢近身。

许情深却不管不顾地来到他背后，开门见山道：“听说蒋先生打个电话，还需要人盯着？”

蒋远周遥视前方：“我让你留在这儿过夜，是为你好。”

还不是荷尔蒙作祟，欲望太盛！

“是吗？”许情深忍着口气，“我弟弟现在肯定在警局，我真的没心思陪蒋先生来第二次。”

“你觉得就你现在的处境来说，什么才是最关键的？”

“肇事逃逸。”

“错！”男人语气果断，“伤者的死活才是最关键的。她要抢救过来，你这边顶多赔些钱；她要死了，你就是肇事逃逸致人死亡，那可是要坐七年以上的牢……”

“我是医生，我当时来不及细看，但我知道……那人八成救不活。”

蒋远周转过身来，居高临下盯着身前的许情深：“那人现在就在我的医院里，我要下血本给她治，她就死不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许情深眸子里闪出波光琉璃般的希冀。

蒋远周探出一手，大掌握住她的下巴，手指尖触摸到的肌肤柔滑细嫩，他再一次深深看向她的脸，螭首蛾眉、肤如凝脂、双瞳剪水、齿如编贝……

怎么办，他脑子里全部的形容词都挖出来了，归根结底一句话，这么个女人往他跟前一站，他的念头就只有一个——要她！狠狠要她！

蒋远周弯下身，微热腻人的气息在许情深的脸上散开。他在她嘴角处细碎亲吻，许情深想要开口讲话，但她的嘴被堵住了，压根说不出什么来。

男人推着她来到一张桌子跟前，许情深双手撑住桌沿。他让她背对自己站着，许情深趁机开口：“这么说来，你还是要看伤者的情况，如果她本来就没有大碍呢？”

“如果她原本就能抢救过来，你是不是觉得白跟我睡了？”

“是。”

蒋远周左手掐住她的腰，另一手在跟前的笔记本电脑上敲了下：“你说你是医生，哪个科的？”

“外科。”

“动手术刀的？”

许情深的视线定格在电脑屏幕上，那名伤者被送进医院后一路都有监控。蒋远周的脸埋在她颈间，呼吸喷洒在她裸露在外的颈子上，那种感觉，就好像有千万只蚂蚁密密麻麻地爬过。

“你看，伤者的家属至今未出现，手术单上也就没人签字，这种生死垂危的手术谁敢做？”

蒋远周的手指顺着她衣角往里钻，她腹部的皮肤柔滑无比，以至于男人掌心不明显的薄茧触过，都能令她浑身战栗。陌生的快感让她的身体诚实听话，完全不受控制起来。

监控定格在手术室内，男人的手指顺着她肚脐处往上走，许情深一把按住。

“做什么？”蒋远周朝她下巴咬了口。

她一个吃痛，闷哼：“晚上有的是时间。”

许情深一门心思都在那手术台上，她可不想背负一条人命一辈子。车祸发生得太突然，她被许明川推走之后才来得及后悔。

首先，她是一名医生；其次，她不想永远良心不安。

但当时的情况，哪容她细想那么多？

监控下，一堆医护人员围着手术台。

“脑挫裂伤，需要紧急做开颅手术、做引流，将脑部积血放干净……”蒋远周薄唇轻启，一大串流程慢条斯理地说出来，听得许情深心惊肉跳。

她裤腰处猛地一紧，然后一松，拉链被拉开的尖锐声异常明显。

主治医生的手术刀上沾着血，头顶的大灯晃得人目眩。许情深感觉到一双大掌压住她的后背，让她配合着往下压。

视线离那电脑屏幕更近几分，意识到男人强自推挤她的动作，她忽然挣扎起来。

她不是他的对手，干脆猛地一肘子往后。

蒋远周吃痛，单手捂着心口，上前一步后握住她的肩膀将她扳向自己。

“蒋先生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。”许情深心里积压了一把浓浓烈火，又不好发出来。对着手术台的直播寻欢作乐，她都怀疑这男人是不是有什么变态嗜好！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男人反问，“前面地狱，后面天堂，多好？”他上前抱住她亲吻。

这男人……真是直接到令人发指啊！

许情深缩着双肩，动作是有所抗拒的。蒋远周咬着她的耳朵发问：“知道这是在哪家医院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星港医院。”

许情深绷紧的上半身慢慢打开。星港，整个东城规模最大、资源最好的私立医院，多少有名的医生挤破脑袋想要进去！

蒋远周一把抱起她，让她坐向桌沿：“你呢，你在哪家医院？”

她喉间艰难吞咽下：“区人民医院。”

男人轻笑开，眼角眉梢处不知点缀了怎样的意思，嗓音犹如涂了蜜一般，性感而磨人：“先享受，待会儿再说别的。”

中间，蒋远周许是觉得不尽兴，又把她丢到了床上。

筋疲力尽下来，许情深看了眼电脑，手术还在继续。

蒋远周穿好衣服从更衣室出来：“走，下楼吃点东西。”

许情深走下楼，客厅餐厅都铺着昂贵的精工玉石，纹理清晰雅致，色泽温润舒适。

蒋远周站在餐桌前，修长的身形高过旁人一截，他此时正亲自开着一瓶酒：“坐。”

许情深拉开餐椅入座。

蒋远周倾过身给她倒了杯酒：“还在担心手术的事？我说没事就没事。”

“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许情深。”

“呵——”男人不客气地笑出声。

“你觉得我不配这个名字？”

“倒也不是，许情深，情深……你想做个深情的人？”

“如果名字能代表一切的话，我情愿叫许有钱，或者叫许有权。”

蒋远周执起红酒杯，目光盯向对面的女人：“你喜欢钱？”

“有钱能使鬼推磨。”

男人肆意扬起的微笑敛：“那你还留着你的第一晚做什么？它应该很值钱。”

许情深并没有觉得多不堪，只是心里泛起一丝涩涩的酸意，嘴上却不以为意道：“它不是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吗？”

“你也说了，如果人抢救不回来，兴许你的献身意义就没那么大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许情深从方才就在盘算着一个念头，她目光轻闪，坚定开口，“蒋先生，您的星港医院缺医生吗？”

蒋远周手指把玩着高脚杯：“不缺。”

“那再多一个外科医生的话，应该也养得起吧？”

这女人，是不是平日做事也有这么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辣劲儿？

蒋远周手指在桌面轻叩，那声音一道道似捶在许情深的心间，差点就将她那些勇

气全给敲打完了：“养是养得起，但你得让我看看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”

许情深端起桌上的酒杯狠狠抿了一大口，腮帮子微微鼓着。她不懂得什么优雅，更不知道什么叫浅尝辄止。她一点点将红酒往下咽，目光对上蒋远周，直到最后一口酒滑过喉咙：“那我用一整晚的时间来证明，够不够？”

“我要说不够呢？”蒋远周手掌轻捏住自己的下巴，食指在薄唇处来回摩挲。

许情深没有立马答话，倒是蒋远周自己觉得不对劲了——短短两次亲密接触，接下来还有一整晚的时间，他这么性急做什么？竟已经在想着后面的事了。

过了半晌，许情深还是没有作答，她不想给自己挖那么深的坑。她食之无味，却只是个陪吃饭的，对面的大爷还没起身，她没这个权利说自己不吃了。

许情深目光微抬，不好明目张胆地盯着蒋远周，只能压低些眼帘。

蒋远周多敏感一人精，他视线同她对上，凉薄唇瓣勾出迷人弧度：“医生，多高尚一职业，你却让我养你这个医生？”

他一句话都往那方面带，许情深脸上是一本正经的神色：“就是作为医生，见惯了生死，我看得才比别人开，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我是医生，病人不需要了解我的私生活，只要我的能力越来越硬气，他们得以治愈的几率越来越高就行。”

站在旁边的老白侧目朝她看了眼。

蒋远周拿起餐巾轻拭嘴角：“走，上楼吧。”

许情深跟在他身后来卧室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那张床上。手术还在继续，她心里滋生出排斥，视线望向落地窗外，看着绵延的夜色漫到眼前。黑暗就是有这个好处，能将所有的丑陋都遮掩干净。

蒋远周见她一直戳着，问：“你平时都有什么爱好？”

“看书。”

“跟方晟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许情深藏匿起眼里的波动：“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”

“绕床弄青梅啊，那怎么没弄到床上去？”

许情深走到电脑桌前，目光盯着正在继续的手术：“方晟抢了蒋先生的联姻对象，你心里也不好受吧？”

“我没觉得，”蒋远周过去捏了捏许情深的肩膀，“我不是把他的青梅给要了吗？没吃亏。”

手术结束的时候，医院那边来了电话。蒋远周说了许久，然后将手机放向床头柜：“手术还算顺利，就看明天能不能醒了。”

晚间，累了、乏了，许情深微微喘着气，双手几乎高举在自己的头顶。

蒋远周收拾干净后熄灯躺到她身侧，他们尽管有了最亲密的关系，但其实还是陌生人。

许情深感觉到男人的气息，一下轻一下重，他还理所当然地枕着她的手臂。他呼吸声渐渐沉稳，睡到一半，还压住她半边身子。

临近清晨的时候，他又要了她一次。

许情深几乎没睡好。她脑子里藏着太多的事，担心弟弟，担心家里，还担心医院里的伤者。

九点不到，蒋远周的电话再度响起，他松开怀里的女人，一手摸向床头柜。

“喂？醒了是吗？情况也不错，那就好。”

许情深心里的巨石猛地落地，顾不得身前没有遮掩，坐起身来。

蒋远周放下手机看向她：“你运气不错。”

“我这就去接我弟弟。”

“我让老白安排辆车，跟你过去。”

许情深弯腰去捡地上的衣服：“好。”

踏出别墅的时候，她双腿虚软，只觉得身子被掏得很空。司机在外头等她，她几乎是小跑着过去的。

车子一路开出别墅区，许情深不住朝窗外张望。

司机看出她的急迫：“许小姐，前面就到了，还有几分钟。”

“好。”她往后靠了下，眼角余光看到一辆白色的车呼啸而过。紧接着，她忽然往前冲了下，幸好有安全带将她适时拉回去。

“怎么开车的？”司机忍不住怒喝。

左右两辆车分别挡在车前，司机朝后视镜一看，就连退路都被堵死了。

司机按了几下喇叭，前面的车纹丝不动，这本来就是主干道，车子很快被堵了一长串，喇叭声尖锐刺耳地响了起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许情深刚问出口，车窗就被轻敲两下。

“是蒋先生。”司机忙不迭打开车门锁，蒋远周没等他下来，自己开了车门后坐到许情深旁边。

“蒋先生，您看……”

蒋远周进来时，带着满身的冷冽之气，黑色大衣挺括平整：“告诉他们，这是我的车。”

“是。”司机立马推门下去。

没过多久，挡在前头的车上下来两个人，跟着司机来到车旁：“蒋先生，您好。”

“玩的哪一出？万家的人都喜欢这么开车？”

两人面面相觑，许情深侧首，看到男人的侧颜尤其好看，下巴坚毅冷硬，不怒自威。

一人从兜内掏出手机看了眼。许情深心想这些人敢拦着蒋远周的车，肯定是要跟他过不去。

却不料蒋远周口气淡淡地说道：“拦着她，是在等警察过来吧？”

许情深脑子里一蒙。

车外的两人脸色也不好看，蒋远周继续往下说道：“万小姐以为她这是去自首，所以非要落定了她这肇事逃逸的罪是吗？”

许情深听在耳中，只觉心惊肉跳。她不认识什么姓万的，若非要掐着一点点瓜葛说，那么……方晟的未婚妻就姓万。

“蒋先生，我们没这个意思。”

蒋远周搭起一条腿，慢慢将那副真皮手套摘下来：“把车挪开吧，你回去告诉她，我难得心肠好，把昨晚车祸的那个人给救回来了。所以你们拦着也没用，明白？”

许情深放在旁边的手一点点握成拳。不远处，有警车的警笛声穿过此起彼伏的喇叭音传过来。

两人见是瞒不住了，只得承认：“蒋先生，您这样万小姐会伤心的。”

“她都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勾搭了姓方的，怎么，我拉我身边的女人一把，谁敢多言？”

窗外的男人哑口无言。

蒋远周指腹在真皮手套上来回摩挲，那双犀利的眼睛藏在黑色的镜片下，鼻梁以下部位绷得很紧，往那一坐，气场强大，非常人能接近的。许情深看到他削薄的唇往上扯动：“你呢，有没有话让他们带给方晟？”

“我跟他不熟。”

蒋远周轻哼声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！”

那两名男人抬脚要走。

“那好，”许情深忽然菱唇微启，“也帮我带一句话吧。”

蒋远周不说话，窗外的两人不敢贸然离开，许情深面色坦然地看向他们：“见到方晟帮我带句话，就说……我跟蒋远周现在很熟。”

那位蒋先生听闻，胸腔起伏了几下，渐渐地，嘴角弧度拉开，到最后竟是愉悦地笑出声来。

真是没枉费他在她身上花那么多体力——很熟，他们确实很熟。

挡在前后的车一一撤走，交通恢复顺畅。

司机开着车继续向前，很快到了警局门口。车刚停稳，许情深推开门就要下去。

“等等。”她一条腿收回去，蒋远周目光朝她轻睇，“待会儿会有人送你们回去。还有，这是我的名片。”